

Q 品读经典

什么都快乐

□ 三毛

清晨起床,喝冷茶一杯,慢打太极拳数分钟,打到一半,忘记如何续下去,从头再打,依然打不下去,干脆停止,深呼吸数十下,然后对自己说:“打好了!”再喝茶一杯,晨课结束,不亦乐乎! 静室写毛笔字,磨墨太专心,墨成一缸,而字未写一个,已腰酸背痛。凝视字帖十分钟,对自己说:“已经写过了!”绕室散步数圈,擦笔收纸,不亦乐乎!

枯坐会议室中,满堂学者高人,神情俨然。偷看手表指针几乎凝固不动,耳旁演讲欲听无心,度日如年。突见案上会议程式数张,悄悄移来折纸船,船好,轻放桌上推来推去玩耍,再看腕表,分针又移两格,不亦乐乎!

山居数日,不读报,不听收音机,不拆信,不收音,下山一看,世界没有什么变化,依然故我,不亦乐乎!

数日前与朋友约定会面,数日后完全忘却,惊觉时日已过,急打电话道歉,发觉对方亦已忘怀,两不相欠,亦不再约,不亦乐乎! 雨夜开车,见公路上—男子淋雨狂奔,煞车请问路人:“上不上来,可以送你?”那人见状狂奔更急,如夜行遇鬼。车远再回头,雨地里那人依旧神情惶然,见车停,那人步子又停并做戒备状,不亦乐乎!

四日不见父母手足,回家小聚,时光飞逝,再上山来,惊见孤灯独对,一室寂然,山风摇窗,野狗哭夜,而又不肯再下山去,不亦乐乎! 逛街一整天,购衣不到半件,空手而回。回家看见旧衣,倍觉件件得来不易,而小偷竟连一件也未偷去,心中欢喜,不亦乐乎! 夜深人静叩窗声不停,初醒以为灵魂来访,再醒确定是闹上灵魂,心中惶然,起床轻轻呼唤,说:“别来了! 不认得你。”窗上立即寂然,蒙头再睡,醒来阳光普照,不亦乐乎!

匆忙出门,用力绑鞋带,鞋带断了,丢在墙角。回家来,发觉鞋带可以系辫子,于是再将另一只拉断,得新头绳一付,不亦乐乎! 庆友打电话来,喋喋不休,突闻一声铃响,知道此友居然打公用电话,断话之前,对方急说:“我再打来,你接!”电话断,赶紧将话筒搁在桌上,离开很久,不再理会。二十分钟后,放回电话,凝视数秒,庆友已走,不再打来,不亦乐乎! 上课两小时,学生不提问,一请二请三请,满室肃然。偷看腕表,只一分钟便将下课,于是笑对学生说:“在大学里,学生对于枯燥的课,常常会逃。现在反过来了,老师对于不发问的学生,也想逃逃课,现在老师逃了,再见!”收拾书籍,大步迈出教室,正好下课铃响,不亦乐乎!

黄昏散步山区,见老式红砖房一幢孤立林间,再闻摩托车声自背后半晌小径而来。主人下车,见陌生人凝视炊烟,不知如何以对,便说:“来叩蓬!”客笑摇头,主人再说:“免客气,来坐,来叩蓬!”陌生客居然一点头,说:“好,麻烦你!”举步做人室状。主人大惊,客始微笑而去,不亦乐乎!

每日借邻居白狗一同散步,散完将狗送回,不必喂食,不亦乐乎! 交稿死期已过,深夜犹看红楼梦。想到“今日事今日毕”格言,看看案头闹钟已指清晨三时半,发觉原来今日刚刚开始,交稿事来日方长,心头舒坦,不亦乐乎!

晨起闻钟声,见校方同学行色匆匆赶赴教室,惊觉自己已不再是学生,安然浇花弄草梳头打扫,不亦乐乎!

每周山居日子断食数日,神智清明。下山回家母亲看不出,不亦乐乎! 求婚者越洋电话深夜打到父母家,恰好接听,答以:“谢谢,不,不能嫁,不要等!”挂完电话蒙头再睡,电话又来,又答,答完心中快乐,静等第三回,再答。又等数小时,而电话不再来,不亦乐乎! 有录音带而无录音机,静观音带小匣子,音乐由脑中自然流出来,不必机器,不亦乐乎!

回京翻储藏室,见童年时玻璃动物玩具满满一群安然无恙,省视自己已过中年,而手脚俱全,不亦乐乎!

归国定居,得宿舍一间,不置冰箱,不备电视,不装音响,不申请电话。早晨起床,打开水龙头,发觉清水涌流,深夜入室,又见灯火满室,欣喜感激,但觉富甲天下,日日如此,不亦乐乎!

摘自《随想》



外国美文二篇

(一)年轻

□ 塞缪尔·乌尔曼

年轻,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,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。

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,

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,

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潜力,

是情感活动中一股勃勃向上的朝气,

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东风。

年轻,意味着甘愿放弃温馨浪漫的爱情闯荡生活,意味着超越羞涩、怯懦和欲望的胆识与气质。

而60岁的男人可能比20岁的小伙子更多地拥有这种胆识与气质。

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,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,人类才出现了老人。

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,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。

忧虑、恐慌、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偻于时间尘埃之中。

无论是60岁还是16岁,每个人都会被未来所吸引,都会对人生竞争中的欢乐怀着孩子般的无穷无尽的渴望。

在你我心灵的深处,同样有一个无线电台,只要它不停地从人群中,从无限的时间中接受美好、希望、欢乐、勇气和力量的资讯,你我就永远年轻。

一旦这无线电台坍塌,你的心便会被玩世不恭和悲观失望的寒冷所覆盖,你便衰老了——即使你只有20岁。

但如果这无线电台始终矗立在你心中,捕捉着每个乐观向上的电波,你便有希望超过年轻的90岁。

(二)妈妈

□ 泰戈尔

妈妈,让我们想象,你待在家里,我到异邦去旅行。

再想象,我的船已经装得满满地在码头上等候启程了。

现在,妈妈,好生想一想再告诉我,回来的时候我要带些什么给你。

妈妈,你要一堆一堆的黄金么?

在金河的两岸,田野里全是金色的稻麦。在林荫的路上,金色花也一朵一朵地落在地上。

我要为你把它们全都收拾起来,放在好几百个篮子里。

妈妈,你要秋天的雨点一般大的珍珠么?

我要渡海到珍珠岛的岸上去。

每个地方,在清晨的曙光里,珠子在草地的野花上颤动,珠子落在绿草上,珠子被汹涌的海浪一丈把一丈把撒在沙滩上。

妈妈,我一定要把那个值七个王国的首饰箱和珠宝送给你。



Q 人在旅途

家在途中

□ 白岩松

对于我来说,家是一个随着年龄而不断变化的概念。

童年时,家是一声呼唤。

那时的我似乎比今日的孩子拥有更多的自由。放学后,不会先在父母前露面,而是与左右相邻的小伙伴聚在一起,天马行空,玩得天昏地暗,直至炊烟散去,听见焦急的父母在四处喊:“回家了,吃饭了。”

这样的声音伴着我的童年,月复一月,迄今仍在我的耳畔回响。

一转眼,童年过去了,当胡须慢慢从嘴角长出,家又成了一个想逃脱的地方。

书,看多了,世界也变得大了,一张床小了,父母的叮咛也显得多余了。什么时候我会拥有自己的天空?

再后来,上了大学,家又成了一张汇款单。

每到月初,是最想家的时候,此时口袋已经空荡荡了,多么盼着,邮箱里会有自己熟悉的笔迹,把那份“物质力量”寄来。

走上工作岗位之后,开始“受伤”,开始在人海中翻腾,开始知道,有些疼痛无法对人说,甚至知心朋友。于是,重新开始想家。当受了“重伤”时,幻想着飞到远方的家中,在推开家门的一瞬,让自己泪流满面。此刻,世界很大,而我所需要的,只是家中熟悉的那种味道,那窗前一成不变的景观……

接着,和另一个人从相识、相恋到相拥,一个平凡的日子里,拥有了一个平凡的小家。此时,家的概念又变了,它是深夜回家时那盏为你点起的灯;是傍晚你看看书我看看电视偶尔交谈几句的那种宁静;是一桌胃口不好时也能吃得下的饭菜;是得意忘形时可以呼朋唤友可以张口说粗话的地方。

后来,我成了父亲,我和一个新的生命在家中相逢,一种奇妙的感受充斥着我的心,小生命开始让我“玩物丧志”,想挣扎却又那么愿意沉溺其中。这时候,家又是一种力量,一种用幸福来缚住你的力量。

家的概念还在不停地变换着,生命在这种变换中匆匆地走着。众多的概念中,家有时也意味着一种忧伤。比如当年父亲的辞世,便让我知道,世界对你的伤害加在一起有时也不如家中的变故给你的大。然而在家中,你也会感受到一种坚强,比如父亲过世后,母亲虽身子孱弱却开始变得坚强,她带着我们哥俩,一步一步地从变故中走出,之后,家又重新“站立”了起来,又变得祥和,变得不再阴云密布。家在这个过程中,又像是一种生命顽强的植物,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

家的概念还会变换,然而我已经知道,家是奔波得来的,而家也终究是奔波的意义。

摘自《福建老年报》

Q 职场风云

累的幸福

□ 蒋子龙

现代人害怕闲。累就是有活干,有机会,有希望。现代社会最累的人,都是一些幸运的人——

富翁阶层最累,成功的企业家最累,没日没夜,没年没节,要想见他们也不比见个官员更容易。

最累的歌星、影星最红。坐冷板凳看似清闲,却不自在。

累——

说明正畅销。

累——

变成了让人羡慕的事。

真正忙得劳累,累得有价值的人,不会抱怨自己活得累。如果他喊累,也是一种真累,累得实在,因而用休息可以恢复过来。

忙累的人是没有时间和情绪听别人发牢骚和无病呻吟的,也可以叫做“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”。在紧张的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,指望别人的同情和施舍是靠不住的。市场经济不培养懒汉。

几十年的大锅饭、平均主义培养的懒散,不知不觉地在变,虽然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,未来是无法规划、无法把握的。但没有人敢忽视这种变化了——生活在提高,在前进,驱赶着人们,不怕累,找累受。

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

Q 智慧人生

不争而善胜

□ 鲍尔吉·原野

清代有一个叫钱泳的人,写过一本书《履园丛话》,书中讲到这样一件事情:

当年北京城里有一个很出名的裁缝。他替人家做衣服很麻烦,所有的细节都要了解。

他先仔仔细细地看做衣服人的相貌,量量尺寸。

这当然是要做的事情。

接下来还要问年龄,这就使人奇怪了。要是在今天,年龄是个人的隐私,你裁缝问什么呀? 特别是我们女性,现在有句话,千问万问,不能问女人的年龄!

但这还不够,裁缝还要追问你的性情是什么样子的,这就更令人奇怪了,问别人的性情,性格干什么? 这个裁缝太啰嗦了,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?

人们都觉得奇怪,而且太多的询问,让人想不通,人们就问他:这是为什么?

裁缝说:“胖的人,腰要宽;瘦的人,腰要窄。”这算什么话呀? 这叫套话,空话。裁缝这话,谁不知道啊! 这不稀罕,这个道理人人明白。

但是裁缝又慢慢地说:“性子急的人或年纪小的人,衣服要短一点;性子慢的或年纪大的人,衣服就要长一点。”

读到这里,我想:好一个厉害的裁缝! 他往深里说

道理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要问年龄、性情了。大家想想看,性子急的人做事风风火火的,还有那天真活泼的孩子、青少年喜欢动,他们的衣服太长了行动不方便,说不定还要择较呢。至于不好动、年龄大些的人,衣服就可以长一些,很得体,你说这个裁缝不厉害吗!

这个裁缝太高明了,太哲学! 是哲学吗? 哲学就是智慧啊,就是“道道”啊! 他不仅是量体裁衣,而且是综合考虑了这么多的要素来裁衣,这不就是他的智慧、哲学?

我们可以想想,当年京城的裁缝还会少吗? 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好裁缝也肯定不少。要在京城里立住脚可不容易啊,裁缝们都在那里竞争。

但是,这位裁缝在竞争中自有高招。他没有这样子去搞竞争;比如耍手腕,拉客户,压低价钱,偷工减料,做伪劣产品,炒作等等。这些挖空心思的竞争手段,古人也不是没有,而今天大家更是看惯听惯商家竞争手段了。

他是“竞争”中“不争”,他是和自己“急”。他练内功,提高服务质量,顾客至上,质量至上。这样,自然会有好口碑为他做广告,生意也就源源不断地来了!

摘自《智慧》

Q 茶余饭后

文人吃趣

□ 林莉

古今中外不少文人,面对佳肴美味,粗茶薄酒,抑或进餐时突发的变故,常能机智地“幽”上一“默”,妙趣横生,让人回味无穷。

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与佛印和尚是好朋友,两人论诗作联,也常常互相取笑,从中得到极大乐趣。佛印虽是出家人,却不避荤食。一天,他炖了四条小鱼,正要吃,抬头一看,苏东坡进了寺门。他心想:早不来,晚不来,一吃鱼他倒来了,先不给他吃。佛印急中生智,顺手把敲的磬翻过来扣在鱼盘上推到一边。苏东坡一进庙门就闻到香喷喷的鱼味,心想:来得早不如来得巧,可以享口福了。挑帘进门一看,佛印吃着米饭,桌上只有一碟蔬菜。佛印也很大方:“学士驾到,与贫僧一起吃早饭吧。”苏东坡只好坐下来吃饭。他边吃边琢磨,这鱼放在什么地方呢? 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倒放的磬,他心里明白了,可怎么把磬里的鱼拿出来吃呢? 忽然,他心生一计,对佛印说:“前几天,你让我给一位善人写对子,我一直没写出来。后来想,索性用一副现成的对联算了。”佛印问:“哪一副?”苏东坡告诉他,就是常见的春联“向阳门第春常在,积善人家……”说到这里,苏东坡装作忘记的样子问道:“下边是什么来着?”佛印说:“庆有余。”苏东坡赶忙接过去:“什么?”磬有鱼”,那为什么不拿出来吃呀?”说完,一欠身,把不远处的磬翻了过来:“果然有鱼,吃呀,吃呀,不要粗茶

淡饭了。”佛印也笑了:“这个学士,真够机灵的。”

散文家郑逸梅生于1895年,生肖属羊。有一次,他与几位朋友一起去清真饭馆吃面条,朋友点了美味的羊肉供大家品尝。大伙儿吃得津津有味,并称赞羊肉的鲜美。郑逸梅却只吃面条,不吃羊肉。朋友忙问其故,郑逸梅虔诚地说:“羊秉性温顺善良,我生肖属羊,怎忍心食之?”朋友大笑之余,内心不免感动。

作家聂绀弩十分幽默。抗日战争时期,他居住桂林,与友人会饮于餐馆。服务员端来白斩鸡,却是骨多于肉。聂绀弩问道:“这是两只鸡吗?”服务员回答:“不,只有一只。”聂绀弩正色道:“一只鸡,哪有这么多骨头?”

一次,美国作家马克·吐温应一位富翁之邀去参加晚宴。主人为了炫耀自己富有,每上一道食物,便说一遍它的价钱。当葡萄送上来时,主人又照例对客人们炫耀道:“这一粒就要一块美金哪!”这时,马克·吐温站起来大声说:“这东西太可口了,你能不能再给我六块美金?”

法国幽默作家特里斯坦·贝尔纳有一天去饭馆吃饭,对待应生的服务态度很不满意。付账时,他对饭馆的经理说:“请拥抱我。”“什么?”经理感到纳闷。“请拥抱我。”贝尔纳显得很认真。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? 先生。”“永别吧,以后您再也别想见到了。”

摘自《老年生活报》

Q 新知新见

食物的“秘密”

椰子汁曾被用来输血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椰子汁曾被用来作为血浆的代用品。因为椰子汁易被人体吸收,且不会破坏红血球,医生们曾用它给失血过多的受伤士兵应急“输血”。

胡萝卜原本是紫色的

我们现在吃的胡萝卜都是橙色的,但这个颜色其实是在16世纪末时,荷兰农民为了改善胡萝卜口味,对紫色胡萝卜品种加以改良,应用黄色和白色的菌株嫁接后培育出来的。由于橙色胡萝卜比紫色的更结实、更易培育,因此一直保留到了今天。

摘自《羊城晚报》

